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五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_臣汪彥博

助教_臣常循履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緒緒

校對官中書_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_臣邱卿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箴

女史箴一首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也

張茂先

良曰女史女人之官執彤管書后妃之事華懼后族之盛故假女史作箴以戒

後宮也

茫茫造化二儀既

五臣本作始

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善曰淮南

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家語孔子曰地載神

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也翰曰茫茫

廣大貌二儀天地也陶甄謂陶人為瓦器也在帝庖義言天地散氣流而為形有似陶人為器也

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

善曰周易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

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銑曰包犧伏羲也肇始經治爰於也言伏羲始治天下於是立夫婦君臣之

道也家道以正而

五臣本無而字

王猷有倫

善曰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

猷允塞猷與猶古字通 婦德尚柔含章貞吉 善曰周易
向曰猶道倫治也 曰坤至柔

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也 婉嫕 翳
濟曰言婦德尚柔順也易曰含章貞吉也 淑

慎正位居室

善曰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嫕有節
操服虔曰嫕音翳桑之翳曹大家烈女傳

注婉柔和嫕深邃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
位乎內 良曰婉順嫕靜淑善也正位謂皇后也 施

衿結褵離

虔恭中饋

善曰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褵曰
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幃毛

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幃也褵與
離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翰曰褵纓也虔

敬也中饋酒食之事也女嫁 肅慎爾儀式瞻清懿 善曰
母施衿結纓曰勉之敬之也 肅慎爾儀式瞻清懿 毛詩

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
銑曰肅敬儀法式用懿美也

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

善曰烈女傳曰楚王樊姬

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

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怙

臣五

桓公也

本作吝字 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闕獸

熊佚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歎以此倍敬重

焉 濟曰熊猛獸也美女曰媛言此人豈不懼為君致命知死不惜也吝惜也

班妾有辭割驩

五臣本作歡

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

善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

同輩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輩得無近似乎良曰

同善注言此豈無思念於懷所割歡者防慮微速也

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

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

善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周易曰日

中則昃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翰曰殺滅昃偏也

崇猶塵積

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

善曰蔡邕女誡曰夫心猶

首面一旦不修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

不飾也

銑曰替廢也塵積成山喻積小善而成高德也言興德如為山之難廢似發機之易也向曰飾容

謂理裝梳也飾性謂修德行也

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

聖善曰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業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濟曰愆失也良曰斧藻謂修

飾也克能也言修飾道德則為聖人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

衾以疑善曰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衾為遠翰曰言善則遠亦應背義則夫婦亦相

疑矣同衾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善曰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

之主銑曰言榮辱在出言善惡也勿謂幽昧靈監五臣本作鑒無象勿謂玄

漠神聽無響向曰幽昧闇也玄漠靜也勿以為闇靜之處而以為無知者神靈鑒聽不在響象而

知也無矜爾榮天道惡盈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也濟曰矜大盈滿也言無以榮

自大天道惡滿也

無恃爾貴隆隆者隆

善曰楊雄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良曰

隆隆盛也
墜落也

鑒于小星戒

五臣本作式

彼攸遂

善曰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

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

翰曰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喻羣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

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言盡婦人之道

比心螽斯則

繁爾類

善曰毛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銑曰螽斯蚣蝑也言無妬忌故種類繁多而

詩人引之以美后妃也

驩不可以驩寵不可以專

善曰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

男女不相及畏驩敬也驩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畏褻驩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絕幸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

向曰過分曰驩言歡不可過分寵不可專擅專實生

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善曰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則反盈則損日

月是也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

美者自

美翩以取尤

善曰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

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良曰翩輕也言美者

人各自為美懷輕薄

治五臣本作治

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

而絕職此之由

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

諸戎曰言語漏洩職汝之由

翰曰言為妖冶之容而求好者是君子之讎也結恩而中絕者皆主在於此職

也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善曰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

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靖恭自思榮顯敢息 銑曰翼翼矜矜小心貌興盛也

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善曰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

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向曰言守靖恭敬則榮望自期於汝身司主也庶姬衆妾也

銘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齊瑒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實

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時固隨竇憲行遂作此銘也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

五臣本無曰字

車騎將軍竇

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諧憂卒竇后養帝以為己子即位改元曰永元又

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竇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良曰元長也憲和帝長舅也寅亮

聖皇登翼王室

善曰尚書曰三孤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登翼謂登用輔翼翰曰寅敬亮信登

升翼輔也言見敬信于君故升為三公使輔王室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善曰尚書曰納

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乃銑曰麓錄也言使大錄萬幾之事也緝熙光明也

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

初為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向曰

取秉為執金吾禦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善曰毛詩

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

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濟曰鷹揚螭虎言士卒驍勇也爰於該備也六師六軍也暨南單于

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鞬單于也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

竇太后從之良曰暨與也與元戎輕武長轂四分善曰

戎羌君長合擊匈奴驍俠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

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革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轂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翰曰雷輜

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善曰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奮電鞭
駢雷輜銑曰輜車也言兵車之

衆如雷聲也蔽塞也

勒以八陣泣以威神

善曰雜兵書八陣者一
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

北陣四曰牡陣五曰衡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

向曰注與善同泣臨也謂勒八陣之勢以威

神臨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善曰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
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

翳日

濟曰玄黑色絳赤
色耀日絳天言其盛也

遂凌

五臣本
作陵

高闕下雞鹿

五臣

作泥字

善曰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
璜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

鹿塞

良曰陵上也
高闕雞鹿皆山名

經磧鹵絕大漠

善曰說文曰鹵西
方磧地也漢書曰

衛青復將六將軍絕漠臣璜曰沙土曰漠直度

曰絕也斬溫禺

翰曰磧石地鹵鹵地也大漠沙漠也

以蒙鼓血尸逐以染鍔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
臣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

鞮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
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都侯左氏傳智瑩曰不以蒙鼓

也

銑曰溫禺尸逐皆匈奴君長名

然後四校橫徂

善

號殺人以血塗軍鼓曰蒙鍔劔鍔也

作徂 星流彗掃 向曰校隊也徂行也星流言疾也
彗掃言除也此並威武之盛矣

蕭條

萬里野無遺寇

濟曰蕭條萬里空遠
之貌言寇賊無餘也

於是域滅區殫反

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

良曰區亦域也殫盡也
旆旗也言既平匈奴考

書傳驗圖牒覽
匈奴中山川也

遂踰涿

丁

邪跨安侯乘燕然

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

渡遼將軍鄧漢與後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
北單于創刈南兵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 翰曰踰跨

皆越也乘上也涿邪山
名安侯河名燕然山名
躡冒墨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

庭善曰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

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
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銑曰躡踐焚燒也冒

頓老上匈奴君長號也區落
部落也龍庭單于祭天地處
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

祖宗之玄靈善曰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

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
也向曰攄舒也高祖為匈奴圍於平城文帝時匈奴

殺北地都尉印言今誅之是舒高祖文帝
之宿怨光祖宗之神靈也憤怨玄神也
下以安固後

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善曰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濟曰恢大拓開

也言下固子孫大開境
宇振我天子之聲也

茲可

五臣本作咨所

謂一勞而久逸暫

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善曰漢書揚雄

上疏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
刊石削石即謂立銘也

良曰咨嘆美也刊削也鏐舒

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

昨海外

善曰毛詩曰於鏐王師遵養時晦又

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翰曰鏐美勦絕也言美我王師征伐荒裔絕於凶虐也

負其邈兮亘

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嵎

善曰說文曰碣立石也嵎與碣同音義曰渠烈切銑曰負邈

皆遠也亘偏也神丘燕然山也建立也隆高也嵎碑也

熙帝載兮振萬世

善曰尚書曰有

能奮庸熙帝之載

向曰熙

廣也言廣帝之年威振萬世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

茂才為涿令遷濟北相疾卒

濟曰范曄後

漢書云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好學舉

茂才為涿令兄瑋為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銘以自戒常置座右故

曰座右銘也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善曰

戰國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

世譽不足慕

唯仁為紀綱

良曰譽聲譽也

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善曰劉熙孟子

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 翰曰隱度

庸常也言能度心而動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越絕

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 銑曰臧善

也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 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向曰涅黑泥也淄黑色曖曖

闇昧貌言在俗不染外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 善曰如闇昧內含光明也

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也又曰柔弱

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 濟曰老子云柔弱者生之徒剛強者死之徒言以此誠世人

也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善曰論語曰閔子侍側閔

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鄭玄曰行行剛強貌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良曰行行剛強貌鄙夫謂庸鄙之人也言庸人為剛強之志悠悠然其禍故重也悠

悠長遠之貌也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以

曰知足不辱翰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祥善也知足不辱故勝不善也行之苟有恒久

自芬芳善曰王蒼曰苟誠也銑曰苟且恒常也

劔閣銘一首

張孟陽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劔閣銘益州刺史

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
世祖遣使鑄石記焉向注同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

善曰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山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

也

濟曰巖巖積石貌梁山梁州山也我我高貌

遠屬荆衡近綴岷嶓音波

書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良曰屬綴皆連也荆衡岷

嶓皆山名

南通邛僂

滿北

北達褒斜

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曰邛僂蜀都西部也褒夷名也梁

州記曰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也翰曰邛山名僂蠻夷國名也達亦通也褒斜

谷名

狹過彭碣高踰嵩華

善曰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

關號曰彭門孔安國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銑曰彭門碣石二山險故以狹比之嵩華二山名踰越也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

向曰大可為鎮險可為固也

是曰劔閣壁立千

仞

善曰郾元水經注曰小劔戍北去大劔三十里連山絕峻飛閣相通故謂之劔閣也

濟曰劔閣言其峯

如劔其勢如閣壁立謂峻也千仞言高也

窮地之險極路之峻

善曰周易曰地險山川丘

陵也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啟扉曰言窮盡地之險極道路之峻也

良

世濁則逆道清斯

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

善曰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伐蜀

雖在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

翰曰蜀人負此

險固故遇濁世則逆而拒之逢清時則順而歸之閉謂漢末劉備據而叛也開謂晉使鍾會平蜀而開之

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

二田生獻籌

善曰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

也銑曰秦地險以二萬之衆可敵百萬故能吞諸侯也齊亦負海之險以二萬敵十萬故能強大也田生謂

肯也獻籌謂獻策於漢高言齊秦形勢之險也

矧茲狹隘土之外區

向曰矧况茲此也狹

隘阻也區域也言其土地自在區域之外也

一人荷戟萬夫越

七越

七余反善曰

陳琳為曹洪荅文帝書曰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越越難行也濟曰越越不進貌言負其險阻一人

荷戈萬夫不能進也

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善曰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瑯邪之

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

良曰

昔在武侯中流而

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

二國不祀

善曰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笑曰美哉乎河山此魏國之寶也吳起

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 翰曰喜數也同善注洞庭湖名孟門山名不祀謂不得祀其先人也 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

績 善曰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弗易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 銑曰迄至昏

暴鮮少績功也言天命不易憑險難而作暴亂少不敗其功也 公孫既滅劉氏銜壁 善曰

范曄後漢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為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與觀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圉許僖公面縛銜壁 向同善注

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善曰晏子春秋諺曰前車

覆後車戒范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濟曰言公孫述劉禪是覆車之跡無或重履之以

此言告梁益二州以為誠也

石闕銘一首

并序

陸佐公

善曰劉璠梁典云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詔使為

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之良曰同善注此石闕在端門外夾道而

置之其上隱起奇獸異禽之狀

昔在

五臣本作者

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

善曰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又
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
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
俗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 翰曰格至也文祖
神宗皆舜禹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 雖革命殊乎因襲
商紂也湯天乙也黜退也夏桀也

揖讓異於干戈而啓緯冥合天人啟基巨克明俊德大

庇生民其揆一也

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人之義

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啓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啟之心人基之謀

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鄭子駟曰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銑曰革改也襲猶繼也晷影也緯星也謂日月星皆有祥瑞之色也啟開庇覆也言舜禹揖讓而禪湯武干戈而伐其道雖殊至於應天地之運開人神之謀明用賢才庇覆兆庶其揆一也 在齊之季昏虐君臨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第二子也高宗崩太子即

位左氏傳曰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向曰季末也昏闇虐暴也謂齊東昏侯為君臨人不道專為暴虐也書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 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

離踏地無歸瞻烏靡托

善曰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

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眾

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濟曰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東昏侯之酷暴甚於銅柱使人神怨怒親人離叛也踏累足行也人皆怕懼累足而行恐陷刑網也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烏歸富人之屋亦猶人望明君而歸之也靡無也怨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

百神禋

是萬福

善曰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

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禋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良曰我皇謂梁武也拯拔操執也斗極之星天下取則鉤陳星名兵衛之象王者當執把焉翼敬也禋猶取也

言敬神祇以取多福也

於是

善本無於是字

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

驅天行地止

善曰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

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已酉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荆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楊修許昌宮賦曰踰峻低徊天行地止翰曰龍飛虎步喻聖人之起也黑水西河惟雍州梁武自雍州刺史舉兵故云雷動風驅盛疾貌天行地止謂法天地行止也

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

附善曰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勲斬白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

發渡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有
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尚書曰詢謀僉同鬼
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銑曰旅
衆也高祖斬白蛇屯黑雲登壇祭天也武王濟河火流
為烏此聖人之祥瑞也龜筮謂卜
也祇神也響附謂如響應聲也 穿胃露頂之豪箕坐

推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

善曰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

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
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
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
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胃人去會稽萬
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財
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
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魼結箕踞見賈豪
士賦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

旅于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
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向曰穿胷露頂西南

夷之風也箕坐推髻南越之俗也援引奮振銳
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旗執利請振擊無道也夏首憑

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

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

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濟曰夏首水口也謂薛天嗣守郢州庸岷謂蜀也
協合抗舉也離心謂東昏侯也同德謂梁武也帝赫

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

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

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今
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殲

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也良曰
赫威貌秣養訓教也言帝怒庸蜀將討之嚴鼓未通而

山惡之渠皆泥
其頭面以降也
弘舸連軸巨艦接艦
盧鐵馬千羣朱旗

萬里

善曰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艦接艦鐵馬鐵甲之馬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騎於

北隰之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翰曰弘巨皆大也舸軸艦艦皆船也鐵甲也言水陸發軍也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

不血刃士無遺鏃而

五臣本樊鄧威懷已黔底定
善曰魏略

王凌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廬九之間流溺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

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震澤底定銑曰折簡謂策書檄軍書廬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名兵不血刃言不交戰也無遺鏃言不放箭也樊鄧巴黔皆郡名懷來底致也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言以威來之而致定也

似藩籬戰同枯朽

善曰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

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竭金石者難為功推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向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藩籬言皆疎薄不固也枯朽言其易摧折也革車近次師營商牧

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

食盈塗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

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濟曰革車兵車也次比也商商郊牧牧野武王誓衆之地壺瓶屬簞筍也言師至齊境士女當以瓶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筍盛其漿食迎我師於路岐也

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

善本作人

農不遷業市無易

賈

五臣本作價

善曰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襁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

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

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也良曰夏桀之時人皆附湯殷紂之時人皆慕周今齊思梁德亦猶是也弔問也言安撫老少伐其罪惡問人勞苦使農市之人各復其業也

八方入計四隩奉

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幾

善曰河圖龍文曰鎮

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翰曰四隩四方也羽檄亦軍書也狎更也言天下皆入會而奉圖牒軍書更至也而尊嚴之度不僭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

獨夫授首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運命論曰張良

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寃曰謀如湧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決辰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含德殿其夜以黃紬裹首絀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向曰尊嚴淵默天子容儀也僭失也言梁武雖居軍旅行陣之間不失天子容儀也張良之策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規圓也思若轉圓言易也張良運籌策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策於几案十二日曰決辰獨夫謂齊東昏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

侯也授首謂引頸受斬也

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

臺之珠反諸侯之玉

善曰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席衣以綾紈者三千人又曰武王

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琬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 向曰焚棄綺寶謂崇儉也帝王世紀王命歸琬臺之珠玉於

諸侯人咸喜也

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

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

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

服者盛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濟曰塗泥炭火橫流大水也言齊朝之人皆如陷泥墜火沒溺大水而武帝救之也均齊也 於

是仰協三靈俯

五臣本作府

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渚之

圖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貺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

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綈狀龍沒圖在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出龍馬雒貢龜書良曰協合也三靈天地人也堯得舜而尊之贈昭華之玉赤龍負圖以瑞堯也書曰天球河圖

在東序受納者言升為天子

類帝裡宗光有神龍升

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

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裡于六宗國語富辰

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升中于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也翰曰類禋皆祭名光明也神罷天子罷也
升中謂登中岳也祭祀羣望星辰山川也攝整也袂袖

也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善曰周禮

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袁淑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甸衛東觀漢記段熲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銑曰班布也政法也

方外四夷也協合也上策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

謂降敵也刑平國用中典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五臣本作民善曰杜篤論都

曰善為君者蠻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中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鉞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

為室兮旃為牆杜篤論都賦曰同穴表褐之域
共川鼻飲之國向曰羈縻也餘皆遠國名莫不屈

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郭河西

無警

善曰諭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

額角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蒼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固洛間固音銀謝承後漢書曰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濟曰交臂屈膝謂臣服也厥角叩頭也稽顙拜也鑿空謂鑿山以通道也攘却也千都千城也罷郭無警言晏清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善曰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采遠能邇鹽
鐵論曰以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
邇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良曰邇近肅清也鹿駭狼
顧喻賊警擾也忘息言無也乃正六樂治

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
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

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
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
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翰曰六樂六代之樂置
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程權量之平法也創制也

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

如市

善曰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
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

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逍遙
乎文雅之囿翔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請見

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銑曰博士學官也詩有大雅小雅集雅之館則教詩之所也歟叩也言叩門請見者如人之趨市也興建庠序

啟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

善曰漢書曰平帝立學官

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于地上之園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个臣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何曰建立也庠序學名啟開也郊南郊丘園丘皆祭天地之名也一介謂小才也錄記典法秩叙也言未有文記之法皆次序也於是天下學士靡

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

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濟曰言庠序之興故學者

如順風而靡皆歸之於梁也

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又安方面靜

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

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準上疏曰明帝即位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又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蕃質子奉侍天子故云侍子期門守衛之官言皆蒙學校之化也又理方面四方之面也靜息謂無備也簡略也阜厚也

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

翦截允執厥中

善曰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

典故孔安國尚書叙曰芟夷煩亂翦截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翰曰規法暮則也故事也夷平允信厥其也言前代法則故事有煩亂人者皆芟平翦截使信執其中也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

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

善曰左氏傳曰司鐸火李桓子

命藏書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經禮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銑曰哀公三年火季桓子命書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太宰以正月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治象焉憲法也言布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善法以示人也

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周書曰文王至自商太姒夢

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
樹之于闕間化為松栢 向注同 北荒明月西極流

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

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

大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
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
母所治也又曰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
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王逸曰言

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 濟曰海岳蓬萊山也有白銀闕紫貝闕名河伯所居

蒼龍玄武之

制銅爵鐵鳳之工

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

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鼓生再鳴五鼓熟
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鳳令張兩翼舉頭數

尾良曰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治懸法

善曰李尤闕銘曰悉心聽

省無乃窮究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或以表國都鄙表淑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翰注同

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

善曰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桓子新論

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峻岳有帝王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銑曰表飾也光榮崇重也

言為闕者以飾帝王之居里而榮重也

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

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

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

善曰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

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宮閒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二闕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

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
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
曰孝武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向曰浸漸也威夷微弱也寂寥空靜
貌鴻大烈業湮沈罕希也晉以牛頭山兩峯以為天闕
宋立雙闕於博望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經籍無記大
業沈沒皆假為觀闕是乃命審曲五臣本有直字之官選明中

之士陳圭置杲

魚列

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

善曰周禮

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
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
三旁蟲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
各六項也蟲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
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
地中又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

藝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峽闕於閭闔論語曰裨諲草創之西都賓曰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濟曰審察也謂察曲直之官也明中謂昏明各有中星也圭以測日影也臬以平水也瞻其中正揆度也謂度地形勢也草創謂初始也言始起華闕以飾國門也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

族善曰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亥柁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太族位於寅在正月也良曰太族乃正月律也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

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

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

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

是選匠量功鑄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翰曰盛則崇麗謂闕也且復也趨急步言過闕者使急步而行以表敬也

物觀雙碣之容人

五臣本作民

識百重之典

善曰周易

曰聖人作而萬物觀西京賦曰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厦崇闕百里銑曰言立此雙碣使百姓觀之以知百代之常法也

作範垂訓赫矣壯乎

善曰郊正

釋機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向曰範法訓教也赫壯皆威貌

爰命下臣式銘盤石

濟曰下臣僅自謂式用也盤石大石也

其辭曰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溪漢啟岐梁

善曰此言

建國立都不恒一所故洛涘岐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
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祝禋文曰自求多福在
洛之涘漢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雛在
焉良曰建立也洛水名涘水涯岐梁謂雍州也言居
古之帝王辨方正位立都不恒故雍洛咸為帝宅也居

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

善曰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

禮文之德由功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得主而有常含
萬物而化光翰曰業事也化光謂德化光大也象闕

則舊章也

青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

善曰言帝祚南

遷王綱弛紊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
王導上言曰廻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
皆朱斑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
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乎臧榮緒

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決日斂而藏之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決日而斂之銑曰青蓋謂晉也黃旗謂吳也言此二君雖都江南皆無闕故使法無所懸書無所藏也

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

善曰周易

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向曰大人君也造物謂造萬物也龍德君德也言君以德休息否亂之道也百常觀名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雙起雙闕也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殿疊起

交綺對幌蜀都賦曰鬱氛氲以翠微濟曰偃蹇
巍巍壯大貌重疊謂宮觀多也翠微天邊氣也布教

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善曰周禮曰正月

邦國又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
浹日而斂之懸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

變文耳良曰周禮懸法教於鬱嶺勿重軒穹隆反宇
闕浹日而斂之委篋謂藏書也

形聳飛棟勢超浮柱善曰甘泉賦曰洪臺嶺其獨出西
都賦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

京賦曰反宇業業何禎許都賦曰景福鬱沈以雲起飛
棟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枕浮柱之飛棟兮神莫莫而

扶傾翰曰鬱嶺穹隆壯大貌飛棟浮柱謂色法上圓
漢甘泉宮之大也此闕形勢之高而超越焉

制善本作員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善曰上圓天
製二字也下矩地也

繁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望
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 銑曰謂取模法於天地也倪

俯也周望原隰俯臨煙雨言其高也 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

五方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
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却返

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
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

北故云却背也 向曰賓列也四會道也九房明堂也
周禮曰應門二轍漢書曰秦地五方雖錯此五方謂吳

之五方也 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善
湊至也

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
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盤石鬱窟重軒穹隆色法上員製

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濟曰言此闕
同天地長久配國家之無窮也 疆窮也

新漏刻銘一首

并序 良曰武帝以舊漏刻乖舛乃令祖暅更理之故曰新漏刻也

陸佐公

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員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

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厯明時盈縮之度無准

善曰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易曰君子以治厯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翰曰言觀象於天未分明闇之節理厯候時不悉長短之度此明須漏刻之義也准法也

挈壺命

氏遠哉義用

善曰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罷也挈壺水以為漏也銑曰周禮

置挈壺氏掌漏刻遠哉歎此義之用遠也揆景測辰徼叫宮戒井守以水火

分茲日夜

善曰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徼宮謂徼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

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向曰揆度景晷辰時也徼巡宮也戒井謂宮中穿井成則挈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也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以火守壺者為夜視刻數分日夜者為晝夜異刻也言以漏刻日晷及時晝漏盡夜漏起則守衛者巡於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子殄滅攝提無紀

宮中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記時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時漢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濟曰司歷主歷之官從父學者為時人也正月為孟陬太歲在寅為攝提殄滅無紀言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也

衛宏載

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密

善曰

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良曰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較考詳審也霍融漢太史令上言時日差失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陸機之賦

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岷玉

善曰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

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山

文章美也言此二人

弘度遺篇承天垂旨

善曰王隱晉書曰李充字

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

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

之有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

銑曰李弘布在方冊

五

度何承天二人並為漏刻之法旨意也

本作有無彰罷用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

布方冊

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

譬彼春華同夫海衆

澤之實罷用之資也向曰方冊史書也言雖有法竟未成罷用也

善曰春華言其文麗海衆譬其無實

春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衆華

文選

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採其布破黃布故水亦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濟曰春華言不實也海棗同善注言何李法亦無實也

寧可

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

善曰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

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郯正釋機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良曰寧安軌法也言為法無實安

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

善曰蕭子雲東宮雜

可以字人垂教也

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曰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

翰曰舊漏本山陰令魏丕所

積水違方導流乖則曰

造故云出自會稽會稽郡名

陸機漏刻賦曰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六日無
也銑曰積聚導引也言聚水引流皆違正法

辨五行不分

善曰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

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向曰夏至加三日冬至加三日歲加六日終而復始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無辨歲躔閏於檢茂月次姑洗善曰太歲在戊曰閏茂禮

記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濟注同

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

變商俗

善曰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良同善注變易也言易齊政

也業類補天功均柱地

善曰列子曰昔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其闕割鼃之足以立

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翰曰言齊天地壞絕而梁武能補柱

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晏十洲記

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縕而貢神香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銑曰夷平晏清也

言河海不波浪也東風入律青雲干呂至道之應也
坐朝晏罷每旦晨興善曰呂氏春秋

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晏罷以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辟四門來仁賢向

曰晏晚晨早興起也
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善曰集云雞人

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濟曰傳漏唱漏也周禮雞人掌祭祀夜嘒旦以詔百官使早起屬繫也言若繫於此

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善曰左氏傳張翹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

中寒暑退陸機漏刻賦曰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良曰星火心火也中則乃退壺用金漏用水以陰

陽之象謬誤也言違誤失常

時垂啟閉箭異鎚

善曰左氏傳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

物為備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鎚漢書曰二十四鎚為兩也翰曰啟閉以箭漏水也言舊漏壺箭失開

閉長短之節

爰命曰官草創新器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論語曰裨

謾草創之

銑曰天子有日官新器則新漏刻也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

庫

善曰周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

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向曰易云俯則

觀法於地旁羅日月星辰臺謂觀祿則于地四參以天

之臺也梓慎登大庭之庫庫亦臺屬一善曰言壺用金而漏水也漢書曰天以得一生水

一地以得四生金也濟曰則法也故壺用金漏用水相參而用之也建武遺蠹咸和餘舛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即上魏丕所作也良曰建武光武

年號咸和晉帝年號蠹朽爛也舛錯也金筒方員

五臣本方員之制飛流吐納之規善曰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

曰乃制妙器挈壺氏銓累筒二階積水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胷吐水無滯咽翰曰金謂壺壺形方筒引

水其形圓飛箭也流水也吐謂箭納於壺也變律改經一皆懲革

善曰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銑曰律

法經常懲定革改也言變其常法一皆定改天監六

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

辰正晷測表候陰

善曰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謂土

圭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向

曰進御謂進天子也辰時晷日也言可測時日考表影

候陰氣也

不謬圭撮無乖黍累

善曰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

重者不失黍累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銖撮麤括切濟曰謬誤也六

粟曰圭十抄曰撮十黍曰

累言新漏刻無乖誤也

又可以校運筭之睽合辨分

天之邪正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也

良曰校考運移睽離也分天謂分其晝夜數察四氣之盈

言可考知移筭之數離合晝夜長短之數

虛課六厯之疎密

善曰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羸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

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厯漢興張蒼用顓頊厯比於六厯疎闊中最為微近又曰淳于陵渠覆太

初厯晦朔弦望皆最密也 翰曰四氣四時之氣也盈滿虛損也同善注 永世貽則傳之無

窮赫矣煥乎無德

五臣本作得

而稱也

銑曰貽遺也無得而稱言成功非一

昔

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且昭德記功載在銘典

善曰周禮栗氏

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惟則七略曰盤盂書者共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

書盤盂中為誠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 向曰周禮栗氏為量銘曰嘉量既成以

觀四國盤盂者黃帝之史書盤盂以為戒昭明也言此小物猶明德紀功以為銘典於上也

況入神

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

入神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
曰造化天地論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周易
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濟
曰入神之制謂漏刻也造化謂陰陽也符同也易曰坤
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 勲倍楹席事百巾机 善曰蔡邕
萬生資生等齊契信也 勲倍楹席事百巾机 銘論曰武
王踐阼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巾
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言也 良曰勲功也楹柱机
案也太公有楹席巾机之銘言漏刻 寧可使多謝曾水
之功倍多楹席事過巾机之百倍也 有陋昆吾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
為兄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
鼎出于武當曾水吕尚作周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
昆吾之野兩都賦序曰有陋洛邑之義 翰曰曾水水

名漢得昂於其中昆吾山名夏啟鑄昂之所
皆勒名於上言安可使漏刻不及於彼乎
金字不傳

銀書未勒者哉

善曰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錄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撮

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煥矣不窮邈乎昭備 銑曰金字銀書謂碑銘之書也 乃詔

小臣為其銘曰

善曰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勅書辭曰故當云銘 向曰此銘字初為辭帝改

為銘也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

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一

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其去無方尚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向曰晦闇也神之與道其來無跡工官罕希也言神妙之道天官希能代也

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畧正權槩

善曰尚書曰有能奮庸熙

帝之載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升桶正權槩高誘曰角平升桶權槩皆令均等也濟曰熙廣載

事也衡石稱也權槩斗槩也言世道交喪禮術銷亡善

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衛宣公之時禮義消亡良曰時道交錯喪亂故禮

教法術銷遽遷水火爭倒衣裳善曰周禮挈壺氏掌挈

散亡滅也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玄曰以水守壺者

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毛詩曰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翰曰遽急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失明暗之時節也擊刁外次聚木垂

方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鉋受一升晝炊飮食擊持行夜周禮挈壺氏

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櫟鄭玄曰謂擊櫟兩木相敲行
夜時也 銑曰漢儀畫漏盡則擊刁斗自衛叢木謂打

更木也舛次乖 爰究爰度時惟我皇 善曰毛詩曰維彼
方言失常也 四國爰究爰度

向曰言武帝於 方壺外次圓流內襲 濟曰次序襲重也
此窮究而度也 方壺體也圓甬體

也 洪殺殊等高卑異級 善曰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於
漏鍾順卑高而為級 良曰洪

大殺小也言漏刻之體 靈虬承注陰蟲吐喻 善曰孫綽
大小高卑各異次也 漏刻銘曰

靈虬吐注陰蟲承瀉 翰曰虬龍也陰蟲謂蝦蟇也 脩
言漏刻之體以龍承之作蝦蟇銜承蓋而吐喻之 脩

往忽來鬼出神入 善曰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
其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

微 銑曰言 微若抽繭逝如激電 善曰陸機漏刻賦曰形
微獨繭之絲逝若垂天

之電 向曰言水下之微如繭
之抽絲機發之疾如激電也

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

史司刻金徒抱箭

善曰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
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

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濟曰輟
止也耳不止音謂聽漏聲眼不留眄謂伺機法也渾儀
制曰鑄金銅人為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
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之早晚也 履薄非兢臨

深罔戰

善曰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良曰言掌壺人恐有差失甚於履冰臨深也

授受靡僞言登降弗爽

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
門持五夜相傳授籍田賦曰挈壺

掌升降之節

翰曰言時之授
受無僞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唯精唯一可法可象

善曰

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左氏傳
北宮文子謂衛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也 銑曰言專

精之人可為之法象

月不知

五臣本作通

來日無

五臣本作不

藏往分似符

契至猶影響

善曰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表彥伯三國

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向曰遁隱也言置漏刻知日月度數故不能藏隱也

符契喻信也影響言與時節相應如影響隨於形聲

合昏暮卷莢晨生

善曰周處風土

記曰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昏合田俅子曰堯為天子莢焚生於庭為帝成歷也

濟曰合昏槿也其葉夜合而

明舒莢焚瑞草也每晨生一葉至十五日後則日落一葉

尚辨天意猶測地情

善曰詩記

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翰曰言合昏莢焚猶能辨天地明暗

之況我神造通幽洞靈

善曰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變

銑曰洞通靈神也

神造謂漏刻也配皇等極為世作程善曰呂氏春秋曰後世以

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永世作程向曰皇天也極謂

誄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濟曰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之也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

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

吉士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良曰穹天也皇天之神不察視我明詰之人乎神祇何殲滅之

誰謂不痛

善作庸

早世即寘誰謂不傷華繁中零

善曰范曄後漢

書桓帝詔曰少遭不造先帝早世史記華陽夫人妙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

翰曰傷亦痛也零落

也言痛其早死也

存亡分流夭遂同期

善曰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

遂於命也

銑曰夭少死遂終也言存亡雖且殊遂夭與壽終同期於死也

朝聞夕沒先民

所思

善曰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毛詩曰先民有作

何用

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

善曰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

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雖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旂孝經曰哀以送之

濟曰素旗雖帛為之即今之銘旌幡

也
遂作誅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

善曰史記曰魏之先畢公

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良曰猗歟數辭侍中祭官也遠祖畢公高也本與周同姓佐武王伐紂有功封於畢是謂畢公也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勲績惟

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

善曰史記曰公高苗

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于孫稱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辭曰伊伯庸之末胄也翰曰齊太公之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於齊魯而後代絕亡流裔至畢萬始

事晉獻公獻公滅魏封畢萬於魏是天開其作也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焉厥姓斯

氏條分葉散

銑曰斯氏王氏也
條葉謂子孫也

世滋芳烈揚聲秦漢

向

滋繁烈業也秦有王離王翦之貴也漢有五侯之盛是揚聲也會遭陽九炎光中蒙

善

漢書曰陽九厄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蒙謂遭王莽之亂也說文曰蒙不明也濟曰百六之會陽九之厄也炎光謂漢也蒙暗

也中暗謂王莽篡位世祖撥亂爰建時雍

善曰世祖謂光武皇帝也
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

近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良曰撥亂謂平王莽也建立也時雍太平也

良曰

三台樹位履

道是鍾

善曰春秋漢舍孽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
台能同周易曰履道坦坦向曰三台星名三

公之象也樹立鍾聚也
言履道於光武代也

寵爵之加匪惠惟恭

銑曰謚法慈仁好與

曰惠恭敬

事上曰恭自君二祖為光為龍

善曰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

順帝時為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毛
萇曰龍寵也向曰繁曾祖龔祖暢皆為漢三公詩曰

既見君子
為龍為光

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

五臣本作掌

太尉或掌

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

善曰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

從濟曰僉皆翼輔統領也太尉謂龔司空暢也天靜
揆度也言皆度百事使五常之典能順從而行也

人

五臣本作民

和皇教遐通

良曰言能使天下安和皇王之教遠通也

伊君顯考

奕葉

五臣本作世

佐時

善曰魏志曰

繁父謙為大將軍何進
長史翰曰伊惟考父也奕不絕之

稱也謂粲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也

入管機密朝政以治

善曰張衡四愁詩序曰久

處機密

銑曰機

出臨朔宮庶績咸熙

善曰粲父無傳其官未詳尚書

密謂軍謀之事也

曰庶績咸熙

向曰粲父出為岱郡太守也庶衆績功也咸熙皆廣也

君以淑懿繼此洪

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彊記洽聞幽讚微言

善曰孔叢子甚弘曰

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讚於神明而生著

濟曰淑善

懿美洪大也言粲有善美能繼祖父大業也洽徧幽深

讚明也謂材藝廣達而深明微言也微言謂先聖之書

也文若春華思若涌泉

善曰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東觀漢記朱勃謂馬援曰謀如涌泉勢如轉圓良曰春華喻繁茂也思才思也泉涌言不絕也

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

道不洽何藝不閑

善曰魏志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翰曰洽通

也藝材藝棋局逞巧博奕惟賢

善曰魏志曰粲觀人圍棋局壞粲為復之棋者

不信以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

已銑曰棋局逞巧謂粲能覆局及善博奕之術也

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

制帝用西遷

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帝獻帝也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

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向曰皇家漢室也造成也京室洛陽也隕顛謂墜落也宰臣謂董卓也

言卓專制遷帝於長安

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

善曰魏志曰粲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客也崔瑗

七蠲曰蠲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荆 濟曰
阻艱謂遺董卓作難也翕然鳳飛貌君子比德於鳳故
以此喻衆也竄逃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
也荆蠻則荊州也

清川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
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

故東阿王誄云振冠南岳濯纓清川集本清或為涓誤
也 良曰身窮謂羈旅也志達謂得去亂朝也鄙陋鮮

明也南岳衡山也清川江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 善曰列
也此江山皆在荊州故也

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也 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崙曰干求也勢權執政之人也

善曰我公魏太祖也 銑曰我公謂曹操 荆人或違陳
也奮振也鉞斧也威兵威也南楚荊州也

戎講武

善曰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向
曰或違亂也戎兵也講武謂將討亂也 君乃

義發筭我師旅

善曰魏志曰劉表卒掾勸表子琮令降太祖濟曰義發謂勸劉表子琮降曹

公筭謂籌度知其強盛也

高尚霸功投身帝宇

善曰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

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幹後漢王命叙曰世祖攘亂復帝宇良曰高尚太祖有霸功也帝宇謂漢室

也

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善曰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翰曰斯言為勸琮降漢之

言也與用也

是與伊何嚮我明德投戈編郡

若稽顙漢北善

漢書南郡有編郡縣音義曰編音鞭郡音若上曰嚮編郡二縣名言奉上投兵戈於此二縣稽顙從

銑曰奉

漢而北歸

我公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勲則

善曰魏志曰太

祖辟掾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向曰寔實嘉善揚名也言曹公實

美榮之功名舉京國也金龜紫綬謂辟聚為掾爵關內侯也勲則伊何勞謙靡

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善曰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史記穰苴曰將受命之日

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濟曰靡無卓

高峙立也言勞謙無已憂國政理而忘於家殊異之略

高立於時也

乃署祭酒與軍行止

善曰魏志曰後還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

良曰曹公署聚為軍

筭無遺策畫無失理

善曰孟子

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

我王建

國百司雋又

善曰周禮曰維王建國尚書曰俊乂在官

又理也謂雋理之人也

君以顯舉秉機省闈

音大

戴蟬珥貂朱衣

皓帶

善曰魏志曰魏國建拜祭侍中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也 向曰秉執機微也

省闈宮門謂祭為侍中執機微之事於此也蟬貂朱衣皆侍中服也珥挿皓素也

入侍帷幄出

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掩藹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漢書曰韋玄成

繼父相位封侯榮當世焉禰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 濟曰言出入侍從魏王而榮華光於當世也掩藹

盛貌 嗟彼東夷

善曰東夷謂吳

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

戎路

五臣本作輅

霆駭風徂君侍華輅輝輝

五臣本作輝耀

王塗

善曰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輅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及三事以清王塗 良曰

東夷吳也憑依阻恃騷動擾亂也光光武貌戎輅兵車也言吳國恃險動亂邊境魏王征之而祭為侍中驂乘

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

良曰魚失水鳥忘栖

言哀感之深也

吾與夫子義貫丹青

善曰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 翰曰貫過也植自言

與衆親密義過丹青之分明也

好和琴瑟分過友生

善曰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

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良曰友生謂朋友也

庶幾遐年攜手同征

向曰遐遠征行也

如何奄忽棄我夙零

濟曰奄遽風早零落也

感昔宴會志各高厲

予戲夫子金石難弊

五臣本作敝

人命靡常吉凶異制

善曰毛詩

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域良曰厲遠也予植自謂也戲謂初與衆有戲言敝蹈靡無

也異制歎衆先死也

此驩

五臣本作歡

之人孰先隕越

善曰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

越于下翰曰此歡則前宴會也孰誰也誰先隕越者謂前戲言此會之中誰當先沒也何寤夫子

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

獨有靈游魂泰素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數存亡有象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

銑曰言何寤繫乃先逝也向曰言與繫論存亡生死之數而繫懷疑求書以訪明據也泰素天也儻獨有神靈當游於天蓋繫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有求仙之言也

天路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羨門乎天路濟曰植言子

之魂神游於天我將假借羽翼喪柩既臻將反五臣本起於景雲之上要子於天路也

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

善曰說文曰輜喪車也李陵詩曰輜馬顧悲鳴五步一仿

良曰臻至也魏京魏都也靈輜喪車也
軌轍也白驥白馬也謂巨卿所乘以哭元伯
虛廓無見

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

善曰梁商誄曰孰云忠
侯不聞其音 翰曰廓

空也藏景蔽
形言不見也

延首歎息雨泣交頸

居盈反 銑曰延引
也雨泣言泣下如雨

而交頸也

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

善曰莊
子小人

徇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

向曰安止也
幽冥地下也徇求也言人皆死而達士死於求名也

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濟曰孔甚也言生為時榮
死為人哀亦為甚榮也

楊荊州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良曰揚肇為荊州刺史是岳妻父故言官不書名

惟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

武戴侯滎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

善曰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楊肇

碑曰肇字季初滎陽人封東武伯薨謚曰戴翰曰滎陽郡名戴謚也諸侯死曰薨也

夫天子建

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

善曰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

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覲也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銑曰諸侯稱家言能

選任賢才以是政教和也

周賴尚父殷憑太阿

善曰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

父時惟鷹揚又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尚父太公也佐於周而周賴之以治太阿伊尹也相於

向曰憑依也

殷而殷依之善曰毛詩曰矯矯武 以致和平也 矯矯楊侯晉之爪牙臣又曰予王之爪牙

濟曰矯矯武貌 爪牙謂為將軍也 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善曰尚書曰予

績良曰克能 績功嘉善也 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

華善曰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淮上 疏曰故朝多瞻瞻之良華首之老 翰曰宏大略道

遐遠華白也言將大佐王道肅清遠 荒降年不長玄首頭未白而至卒也 銜恨沒世命也奈

何嗚呼哀哉善曰范曄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 黃泉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銑曰銜恨 功未著也 自古在昔有生必死善曰法言曰有生者

終自然 身沒名垂先哲所躋善曰東征賦曰唯令德為 不朽身既沒而名不亡也

向曰哲智避是也言身行以號彰德以述美善曰周書曰謚

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濟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述美

則誅也敢托旒旗爰作斯誄善曰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旗良曰旒旗謂

銘旌幘也古人用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

出楊侯善曰漢書曰揚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喬與周何別

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氏或稱侯號曰楊侯也翰曰邈遠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枝庶初食采於晉之楊

因氏焉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衰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肇則其後也奕世丕顯允迪大猷

善曰尚書曰公稱丕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銑曰奕世相連不絕也丕大猷蹈猷道也言奕世大

明信蹈

天猷

五臣本作饗

漢德龍戰未分

善曰左氏傳曰天而既猷周德矣周

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向曰龍

伊君祖考方事之

殷善曰左氏傳曰鄆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
弓曰方事之殷有棘韋而跗注者君子也杜預云殷

盛也濟曰伊惟殷盛也言
方以征伐之事而歸於盛也

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

外五臣本作魏

朝策名委身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

亦擇君而事也又曰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
乃辟也良曰言肇之祖父漢末仕於魏朝也

奮躍

淵塗跨騰風雲

善曰荅賓戲曰振拔淵塗跨騰風雲翰曰塗泥跨躡也言肇父格遭魏之任

用如龍之奮躍

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善曰楊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

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

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 銑曰統領也驍騎肇祖也領

軍肇

父也 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

善曰毛詩曰纂

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構

向曰篤

厚纂承也戎猶汝也緒業也言厚生茂盛之德繼百年

之期承汝祖父之大

業能構立基本也 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

亦怡怡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毛詩曰無競惟烈尚書

曰克諧以孝蒸蒸又格格姦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

濟曰二十曰弱冠味道曰好道言好道靜然不競名

利於時人也蒸蒸進也言多才豐藝強記洽聞

善曰尚書周公

為孝日進怡怡和順貌

曰不若旦多才多藝孔叢子萇弘曰仲尼治
聞強記博物不窮 良曰豐多也洽徧也 目睇毫末

心筭無垠草隸蕪善尺牘必珍 善曰慎子曰雖朱之明
察秋毫之末荅賓戲曰

研桑心計於無垠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
藏弃以為榮也 翰曰睇視也毫末微也垠限也言

草隸之書皆善也與人尺牘皆
珍貴之以為榮也尺牘尺書也 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

動若飛紙落如雲 銑曰輟止翰筆也 紙
落如雲言書疾也 學優則仕乃從

王政散璞發輝臨軹止作令 善曰論語子夏曰仕而優
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

子產謂子皮曰僞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肇碑曰嘉平初除軹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 向曰

優長也言人出仕猶聞散玉璞發
其光輝也軹縣名也肇為此縣令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

越登司官肅我朝命

善曰肇碑曰肇遷治書侍御史濟曰化風化也惠愛洽徧也

良

曰越度也司官為治書侍御史言肇自軹令越登此官而肅朝命也

惟此大理國之憲章

君泣其任視民如傷

善曰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

年更名大理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翰曰肇時兼大理之任憲法也蒞臨也視民如傷言

重人命也庶獄明慎刑辟端詳

善曰尚書周公曰庶獄庶慎銑曰庶衆辟法端正詳審

也聽參臯呂稱侔于張

善曰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冠賊姦宄汝作士惟明克允又

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向曰臯陶舜士師呂侯周穆王法官也侔

齊也于定國張釋之並漢法
官也言肇之參聽與之齊也

改授農政于彼野王

善曰肇碑

曰除野王典農中郎將魏略曰典農中郎將太祖置秩
比二千石漢書河內郡野王縣

濟曰肇為野王典農

中郎將野王縣名也

倉盈庾億國富兵彊

善曰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曰孫叔

敖相楚國富兵彊

良曰盈滿也庾亦倉屬十萬曰億倉廩實故兵彊也

煌煌文后鴻漸晉

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

善曰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

用為儀漢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

翰

曰煌煌明也文后晉文帝也言文帝如鴻鳥之漸高而
成晉室兼并資取也言肇以文武之才文帝取為參軍以作輔弼也

用錫土宇膺茲顯秩

青社白茅亦朱其紱

善曰肇碑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爾土宇畋章尚書緯曰

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萇詩傳曰諸侯赤黻黻與紱古今字同銑曰錫賜也土宇謂封東武也膺當也秩謂東武子也王者封五色土於白茅以賜諸侯朱紱公魏氏順天聖皇五臣本作王受終善曰魏志曰陳留王奉皇

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向曰魏陳留王順天禪

位于晉嗣王而晉烈烈揚侯實統禁戎善曰肇碑曰皇祖之始典戎武

衛濟曰烈烈盛貌司管閭闔清我帝宮善曰晉宮闔統領也禁戎禁兵也銘曰洛陽城

閭闔門漢書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良曰司主管籥也

閭闔洛陽城門言主門籥清靜帝宮以備非常也苛慝不作穆如和風善曰國語內史

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翰曰苛慝謂亂惡也作起也不作言亂惡不起穆然如清風也謂

督勲勞班命彌崇

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勞進封東武伯說文曰督察也銑曰謂言督察

崇高也以言察之功進封東武伯故云班命彌高也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

漢疆場分流

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又

曰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國安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也向曰茫茫滔滔廣

遠貌海岱謂青州江漢謂荊州玄化道化也秉文兼武周被也疆場分流言未同也疆場謂疆界也秉文兼武

時惟楊侯既守東莞

官乃牧荊州善曰肇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漢書琅

邪郡有東莞屬徐州也濟曰秉執也言兼文武之職者此時惟楊肇而已東莞縣名肇時為東莞相及荊州

刺史

折衝萬里對揚王休

善曰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

間而折衝

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言可以摧突萬里也對答

休美也謂答天子之美命也

聞善若驚疾惡如讎示威以德以伐以

柔

善曰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潔中正疾惡

若讎左氏傳倉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翰曰若驚恐不及

柔安也言威以伐叛德以安人也

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乘讎釁席卷

南極

善曰班固高紀曰乘釁而運席卷三秦銑曰吳夷凶侈謂孫皓也偽師畏逼謂吳將步闡降晉陸

抗攻之甚急詔令迎闡羊祜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闡為抗所擒也肇為庶人言肇初乘闡之降將席卷

於吳繼寨糧盡神謀不忒

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

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庫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闡族向曰寨縮也言當為糧繼不續而敗非肇神

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

謀之差也

善曰左氏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桓子其敗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也濟曰君

子引曲於已推直於人言肇不推糧盡之過乃引罪於已也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言不損於明也

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

善曰左傳孔子曰趙宣子

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良曰咎罪讓責也言負恃其罪為責不盡力也旆旗也旋旗謂還國也黜退也言以罪退也退守丘塋杜門不出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翰曰丘隴塋墓也杜閉

也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

無疑不質

善曰毛詩曰采芡祁祁封禪書曰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

也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漢書曰張疎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也銑曰祈祈衆多

貌搢紳衣冠之類也靡無容問質定也

位貶道行身窮志逸

善曰毛詩曰我位孔貶毛

萇傳曰貶墜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向曰貶黜也言肇爵位貶黜退而道行身雖窮而志樂也逸

也樂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

善曰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辭曰寢疾而日愁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帝有順濟曰慮思圖謀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卧之子疾也弔傷景大也言昊天不傷憐而使大命終也

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吳

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良曰言此二人死且不

忘忠諫之道也

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

翰曰朝席也朝

廷謂天子也

朝達

五臣本作建

厥辭夕隕其命

銑曰言朝有思君之言而夕亡也

聖王

五臣本作主

嗟悼寵贈衾襚誄德策勲考終定謚

善曰

曰肇堯天子愍焉遣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曰列侯堯大行奏謚誄策應劭曰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

向曰悼傷也衾單被襚衣服也濟曰羣辟慟懷邦

肇堯天子追其功祭以少牢謚曰戴侯也族揮淚良曰辟君也邦族謂國家孤嗣及同姓也言為國惜賢也在疚察屬舍悴

善曰毛詩曰執紼在疚翰曰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

呼哀哉銑曰欷泣之餘聲也余以頑蔽覆露重陰善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

王覆露子也韋昭曰露潤也向曰余岳自謂也頑蔽猶愚魯也露潤也言岳父與戴侯為友故云覆潤重陰

也仰追先考執友之心善曰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也

濟曰考則岳父言我追思
父之執友更增痛切之心
俯感知已識達之深
善曰晏子

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已也
良曰知已言戴侯知我之心而我亦識達其深也
承諱怵怛

涕淚霑襟
善曰楚辭曰泣歐歎而霑襟
翰曰諱死也岳時在遠聞之故云承諱怵怛悲傷也
豈

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

餘音嗚呼哀哉
銑曰載則沈深省視也言我聞死豈忘其奔走時屬病深故在疾病不得視省

於死不得
臨送也

楊仲武誄
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

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

善曰肅侯楊暨也戴侯楊肇也潘岳楊肇

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

將軍康侯楊潭也向曰肅侯名暨康侯名潭也

八歲喪父其母

五臣本有曰字鄭氏

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

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表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

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潭潭生仲武成或為元侯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濟曰密陵成侯名

默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父夫家而免諸艱難

善曰尚書周公曰巫咸父王家良曰保安父理也艱難謂辛苦也

戴侯康侯多所論著

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

模範矣

善曰曹子建自試衣曰終軍以妙年使越翰曰妙少秀美也綜猶總也旨美也言其軌跡皆

用模法於祖父也

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

薄余甚竒之

善曰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融曰菲薄也銑曰舅

氏謂鄭袤家也言能約儉菲薄岳甚以為竒

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

善曰周易

曰日新之謂盛德也日新謂盛德日加新麗也

向曰茂美

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

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濟曰已止也

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

子之姑余之伉儷焉

善曰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

良曰三葉謂曾祖領軍恪及祖肅侯父康侯也仇敵儼偶也謂夫婦相敵偶也往歲卒於五

本作德宮里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德喪服周五臣本次

綢繆累月銑曰次位也綢繆親密貌言時苟人必有心

此亦欺誠之至五臣本也不幸短命善曰論語孔子對

不幸短命死矣向曰苟且也且人有春秋二十九元

康九年夏五臣本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五臣本熙隆濟曰奕累熙興也惟祖惟

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善曰左氏傳子產曰

公孫段無祿早世不

獲久享君德良曰載則揚舉休美也考父也終卒也名器雖光勲業未融篤生

吾子誕茂淑姿

翰曰篤厚誕大茂美淑善也

克岐克嶷知章知微善

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知微

銳曰幼而有知曰岐嶷易曰君子知微知章也章明微

幽也鈎深探賾味道研幾善曰周易曰探賾索隱鈎深致

而研幾也

向曰賾幽也言深幽之理皆能鈎探而知之味美研窮幾微也謂美其道而窮其微也匪直

也人邦家之輝

善曰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翰注同

之遘閔曾未齒髻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齒毀齒也埤蒼曰髻髻也良曰遘遇閔病曾則也

齒毀齒也如彼危根當此衝疾

五臣本作

德之休明靡幽

不喬

善曰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向曰颺急風也危根而衝急風喻仲武抱疾而屬亂朝也靡無喬高也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高也

弱冠流芳雋聲清劭

音韶協韻 銑曰二十曰弱冠雋美劭繼也言美聲清遠相繼不絕

也

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

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

向曰違避豐盛匱乏也先訓祖父舊作之文也

藝法制也罔無肄習也

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

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濟曰穆和矧况也謂岳父與仲武祖舊相和好况今日我與仲武順祖

父之好如始也

爾休爾戚

五臣本作感字

如實在已

善曰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

休戚不倍本也良曰言視予猶父不得猶子五臣本作予子

二字善曰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敬亦既篤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

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日昃景西岳自喻將老也朝陰謂仲武盛年也

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銑曰死未六十曰短未三十曰折湮沈謂死也

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善曰尚書曰王曰病日臻

既彌留毛詩傳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向曰彌

久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臨終謂將死也言將死忘身之苦而乃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善曰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

氏傳曰呂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暈就
寡人 濟曰哀哀哭聲也疾首謂頭痛也 噉噉 叫 同生

悽悽諸舅 善曰莊子曰我噉噉隨而哭之 良曰 春蘭
噉噉哭聲同生謂兄弟也悽悽悲傷也

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舍芳委耀 五臣本作輝

毀壁摧柯 善曰言德業之美類于蘭玉始舍芳而積耀
遽毀壁而摧柯言早夭也太玄經曰破壁毀

珪逢不幸也 翰曰挺出剖破也和卞和也舍芳 嗚呼
謂蘭也委輝謂壁也皆喻正盛而摧毀言死也

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

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 銑曰德宮仲武所居里也艱苦
也謂岳妻死於此也次位也迄今

及稔年也言 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 向曰姑謂
不備一年 岳妻謂仲

武姑也隕死也未滿一年姑姪相繼而死是痛之甚也披帙散書屢觀遺文有造

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霑于

巾善曰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霑巾仲武所作及所寫者玩習也周終也涕淚也巾衣襟濟曰遺文

也龜筮既襲挺隧五臣本既開善曰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習吉

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挺墓隧也良曰龜筮謂卜也襲因也言因其吉而殯也挺隧墓道也痛矣

五臣本作哉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頽

行雲徘徊善曰毛詩曰燕燕于飛頽之頽之臨穴永

五臣本作長訣撫攬盡哀善曰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杜預左氏傳注曰攬棺也翰曰衣

感也穴墓門也訣
死別也觀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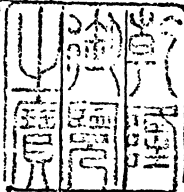
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

實摧嗚呼哀哉

善曰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禮
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

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泰山衆山所仰梁
木衆木所放也銑曰遺形莫紹謂無嗣也梁木屋之

摧折也



文選卷五十六